

强盗世界

〔美〕汉纳·海伍德 著

徐海潮 齐密云 译

军事译文出版社



强盗世界

〔美〕汉纳·海伍德 著

徐海潮	齐平	译
齐密云	徐娇	
	李为勋	校

军事译文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二月

(京)新登字121号

书 名: 强盗世界

著 者: [美]汉纳·海伍德

译 者: 徐海潮 齐 平 齐密云 徐 娇

校 者: 李为勋

出版者: 军事译文出版社(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邮编100011)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市通县联华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毫米1/32

版 次: 1992年2月第1版

印 次: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 张: 10.5

字 数: 230千字

印 数: 1—10500册

书 号: ISBN 7-80027-195-1/E·57

定 价4.90元

(本社出版的图书,因印装质量问题,可退本社调换)

内 容 提 要

夜晚，市郊沉寂的丛林里响起四声枪响，狱中重罪犯赫克托·蒙利纳的年轻妻子安吉娅倒在血泊之中。准备出庭作证的泰斯夫妇又被人追杀，不得不住进牢房避难。探长斯旺森来到监狱让罪犯达佛斯尼出庭作证，而就在他走向会见室时，狱内燃起了大火……凶杀案接连发生，人证一个个死去。这些罪行都是谁干的呢？是监狱中有“眼线”，还是侦探所有黑帮分子？或是纳切斯特家族采取了“家法”？疑云迷雾在艰辛的侦查中被一层层拨开，案情逐步露出了端倪。

第一章

门铃接连响了两声，还没完全消逝，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又响了起来，接着又是一串铃声。

安吉娅急忙把胳膊上的衣物放在地毯上，离开洗衣机，她的心突然慌乱地跳了起来。我是安全的，她想，现在是安全的，此刻门铃和敲门声交替响着。

她小心翼翼地靠墙站着慢慢掀起窗帘的一角，看到两个男人站在门前，活像一座中世纪的挂钟的两个部件，一个按着门铃，另一个上下不断地摆动着手臂连续敲门。

这两个陌生男人都穿着西服，看样子不是什么好人，她想。他们看起来像推销员。天知道他们是谁。

安吉娅想起麦克·斯旺森告诉她的话：对于陌生人第一要观察；第二要问清身份；然后才能招呼他。所以她站在那里先观察了一会儿。

她拉紧了窗帘，不耐烦地大声喊道：“是谁在敲门？”

像是发出了一个信号，门铃声、敲门声一下子停住了。“我们是从侦探事务所来的调查人员，”右边那个年轻的男人说，“斯旺森先生想立即见到你。”另一个男人的双手放在没有肉的瘦屁股上，上半身来回摆动着。他眼睛盯着隔壁的房子说：“是件很重要的事。”

“把证件拿出来看看。”安吉娅说。

年轻男人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像线包大小的黑夹子，另一个男人拿出了同样的东西。他们拿着上面盖有圣玛利亚

市印章的金色徽章，冲着窗户和窗帘中间的缝隙，徽章在春天早上的光线中反射着冷光。

这是一枚和斯旺森给她看过的同样的徽章。安吉娅打开了前门。

两个男人微笑地站在她面前，“你是安吉丽娜·西纳罗斯吗？”年轻男人问道。这男人用了她的真名字，而不是她在这座新城市告诉别人或填写支票、帐单时用的假名字。那件事结束时她再没有用过真名字。

“你们要干什么？”她用手抓住门把，准备立即把门关上。

“斯旺森先生说他要见你，”年轻男人说。这两个男人都还年轻，大约20岁左右，他们穿着白色外套，深色衬衣上配着淡色的领带。那个年轻男人长着一头金发，眼球微微突出。

“我恐怕这几天不能去，”安吉娅生气地摇摇头说，“我现在很忙，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做。”斯旺森先生曾以这种方式找过她。“现在就去！”他说，“我们一块儿谈谈。谈谈那些我们昨天没说完的事情。”斯旺森先生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总是兴奋得喘不过气来，就像孩子得到了一件新玩具。

那个年轻的男人很随便地说，“斯先生说这件事非常重要，他说有些事情需要你去作证。”

“我已经作过证了。”

“你在证词中提到了一个叫赫克托·蒙利纳的人，斯旺森先生搞到了一些关于这个人的材料，他想请你去看看。”

另外那个男人把目光转向了安吉娅，死死盯住她。她注意到这个男人的脖子很粗，棕色的头发整齐地梳向脑后，有

点像罪犯，又有点像赫克托·蒙利纳第一天从监狱里放出时去接他的那些伙计们。

安吉娅的心仍然跳得很快。但是她不再害怕了，此刻她站在自己房间的过道里，受着威胁和恐嚇，这两个家伙是冲着她来的，一旦他们找到了赫克托一切都完了，她再也不能向斯旺森所许诺的那样长期生活下去了。

“我以前没有见过你们两位。”安吉娅说。

“我们共有36名侦探，我叫马克斯，”年轻男人边说边用拇指指了指他的同伙。“这位是兰斯，怎么样？我们可以走了吗？这是斯旺森先生的命令，我们最好还是快点。”

安吉娅慌忙从门旁走回来，这就是斯旺森的脾气，总是突然袭击。“你们进来吧。”安吉娅有点烦躁地面对这两位送信的男入。“他可以打电话，我正准备打电话给他，告诉他今天天气不好，我还有许多事要做。”

“他不在家，”马克斯很快地说，“我们带你去找他。”

安吉娅给斯旺森的区律师事务所拨电话。马克斯举起双手，兰斯的头来回扭动着，并快步走进安吉娅凌乱的起居室。“他什么时候回来？”她对着电话说，“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接电话？”马克斯用双手指着自已张开的嘴说，“我们带你去。”他说话时脸部作出夸张的表情。

“不，我要自己去见他。”安挂上电话说。马克斯微笑着说，“我们现在就带你去。”

安吉娅转身走进厨房拾起地板上的衣物，抖了抖放进洗衣机。她离开一会儿，他们会干些什么？滑稽的家伙。安想，我一生中总遇到这些滑稽的家伙。

但是有一个人并不滑稽，他在数英里之外，另一个州，或许在一个连安吉娅也不知道的地方。他仍然能够找到她，

并且毁了她的生活，除非她有办法阻止他。一种恐惧感又爬遍了她全身，这种感觉在她第一次去见斯旺森时就曾有过的。我正在伤害着赫克托，正在十分严重地伤害着他。

她听到电视频道在迅速转换的声音，马克斯一边拨动着频道开关，一边同兰斯低声地谈着什么，声音很低，很急促，紧张。这些滑稽的警察。

在小卧室里，安吉娅脱下旧毛衣和牛仔裤。她在这座新城市里结交的一个新朋友是鲍威尔太太，她住在街对面。或许可以去告诉鲍威尔太太，她要出去几个小时。但怎么对她说呢？这个老夫人甚至不知道她的真名子。告诉她我丈夫杀了许多人，我正要去侦探所揭发我所知道的一切吗？不，不能告诉鲍威尔太太，这个养着5只猫，周围放一大堆樱桃酱空瓶子的老女人。如果对她说了，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我们可以走了吧？”她突然问他们。

马克斯跟在她的旁边走出来，她锁上前门。兰斯快步走到一辆两开门的英波纳轿车旁，车停在街上，兰斯坐到司机的座位上。

“他怎么没有关引擎？”安问。

“事情太急了，我们走吧。”

安吉娅尽量姿势优雅地坐到后排的座位上去，马克斯几乎同时跳了进来，坐在兰斯的旁边，他还没关上门，汽车就像脱了缰的野马轰鸣着，震动着飞快地冲了出去。

“见鬼，我的腿还没放进来！”马克斯抱怨着弯下腰去查看他的鞋子。

“少废话了。”兰斯说。

“你们共事很长时间了吗？”安吉娅的话打破了这种不愉快的沉闷气氛。

“三年零四个半月了，我们就像亲兄弟，对吗？就连举止言谈都很像。”兰斯摇了摇头，“真是疯狂的一对。”

安吉娅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问道：“我们是进城吗？斯旺森不在城里呀！”

兰斯并不回答她。

“斯旺森在哪里？”安吉娅又一次感到紧张，她暗自祈祷这种恐惧的感觉有一天会消失。她感到有一种征兆，就是赫克托那种长期以来一直强烈支配着她的那种神秘的权力已经崩溃了。“我们究竟去哪里？”

“出了这一片地，过河。”马克斯含混地用指甲刀做了个手势。“他出去了，在野外。”

“斯旺森一定告诉了你们关于拉尔夫·奥拉培扎的事情，”安吉娅咬着手指说。她意欲谈论关于赫克托的事情，她希望把他们的事情公布于众，让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完蛋。

“当然，所有的人都听说过关于他的事情。那家伙抢了制药厂，偷走了大量毒品，捞了不少钱。”兰斯说。

“我不知道他是你们一伙的。”马克斯很感兴趣地说。

“是我把他交给斯旺森的，奥拉培扎先生是我丈夫的帮手，我的意思是，他实际上是我的前夫，我很快就同他离婚了，我把他的所有事都告诉斯旺森了。他现在正经营这个毒品窝，他捞走了所有的钱，大把的票子，你们知道吗？他要把这些给我丈夫，我已经牢牢地盯住他了。”

马克斯打了个响哨摇着头说，“好家伙，斯旺森先生可没告诉我们那么细，当然，你算是个勇敢的女人。”

“当然，我想休息一会儿了。”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她相当勇敢，不是吗？”马克斯忽然问兰斯。

“那当然，她很勇敢。”

“是的，他并没有告诉你们所有的情况，我并不为此感到惊奇，”安吉娅说，“我知道他是相信你们的，但他总是不断地告诫我，这事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不能透露给任何人，只告诉我。他真是个有趣的家伙，他总是不停地询问我的孩子都做些什么，似乎他很关心孩子，关心她想些什么。”

他们的车子快速通过圣玛利亚喧闹的市区，那些陈旧的写字楼和褐色的过时的伊尔克斯建筑就像在高大的玻璃盒子和水泥工事中的一排窄窄的哨位。她想，她第一次到这里来时，是乘飞机，那时从空中看这座城市要小得多。现在从下面看，似乎显得很大，周围是呈几何形的，数英里长且有着绿色瓦顶的深灰色石头建筑，那条缓慢的浑浊的南洲河从城中流过。斯旺森说过从淘金时代起，至今这座城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所有的淘金者都想发财，幻想破灭了就回来建成了这座圣玛利亚城。城里有三百多万人，几乎一百万人住在乡下。这里对她十分陌生，只有洛杉矶才是她的世界。

“就在这里转弯，在这里。”马克斯忽然说，兰斯猛地掉头驶出市区。

“还要去很远吗？”安吉娅问。

“不需要走多远了，就在前面。”兰斯说。

她想起同赫克托结婚前的那些夜晚。那些夜里，赫克托抱着她在她父亲的理发店后面那间漆黑的卧室里，屋子上面有一个很高的小窗户，从那里飘进来夜间陈腐的空气和汽车经过时嘶嘶的沉闷声响。赫克托紧紧地抱着她，他们的身体在一起发热，异国的音乐在周围响着，他把脸贴在她的颊上慢慢移到唇上。有时，他带她上山去，他们可以在汽车里作爱，那闪烁的夜空仿佛就在他们下面。夜间，城市不断变换

着绿色的、白色的、红色的、桔黄色的光。对于这些夜晚的回忆激起了她的一种欲望。她困惑地，痛苦地想，万能的上帝！我爱过他，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汽车猛地向左拐，离开平坦的柏油路，驶上坎坷的土路。这条路伸向树丛的深处。汽车周围是些长满嫩叶的枝条，树枝的尖上那些嫩芽就像各种各样深绿色的小灯。

“他现在在干什么？你们没有告诉我，他到这里来干什么？”她迅速地向两边看着，窗外除了嫩绿的枝叶什么也看不见。

“他们发现了一个旧盒子。那个岸边的盒子里有毒品。钱和毒品，你是不是想看看。”

“我不知道什么盒子。”安吉娅说。

“所以你要去看看。”兰斯说。

好奇心忽然取代了她的恐怖感，或许赫克托把什么录音带埋藏在那里？也可能是拉尔夫·奥拉培扎干的。斯旺森一定认为她知道这事。

车停下了。“都下车，这路走到头了。”马克斯说。

马克斯给安吉娅掀起座位，安吉娅走下车来说，“我没有看见他，没有看到他的汽车啊！”她也没听到任何声响。

“我想就在这地方。他就在附近。”马克斯抓紧她的胳膊，“我曾留下面包屑作记号。”

“噢，真胡闹！”兰斯在他们后面说。

安吉娅扭动着，“你们去找他，我要呆在车里，我不去找。”

“她要呆在车里。”马克斯回头看看兰斯说。

“胡来！”兰斯说。

“也许你们迷路了。这里没人。”她在马克斯的胳膊里

扭动着，“你们拉着我乱转，我要自己走回去。”

“夫人，我抱着你走，”他用另一只胳膊抱住安吉娅的腰，“感觉刺激吧？”

他们向丛林深处走去，离开大路，安吉娅穿着平底鞋，脚下的土地时硬时软，高低不平。当马克斯的胳膊松开她时，她突然感到恐惧、惊慌。她慌乱地向前冲去，准备跑开，紧张地呼喊着重斯旺森的名字，呼喊救命。

她刚迈步就被马克斯的腿绊倒，他的胳膊向前一推，安吉娅重重地摔在地上，先是脸碰在地上，接着叫喊声变成哭声。

翻过身来，她的头用力向上抬去，此刻她感到马克斯是在骗她，并且感到有个金属的硬东西顶在她的脑后。她突然明白过来，现在已经没有机会喊救命了。

此刻她感到后悔，为她的愚蠢、虚荣和赫克托的狡诈追悔莫及。她顺着马克斯指出的方向看去，作着无声的祈祷，丛林的枝叶中露出冷漠的蓝色天空。

四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丛林。

第二章

麦克·斯旺森向理查德·威里克侦探说：“我向上帝发誓，我一定要去阻止赫克托，绝不让这个混蛋在这座城市进行第二次谋杀。上帝！但愿这次联邦调查局的混蛋们不会再去救这个坏小子了。”

“我真为她遗憾。”威里克说，“她干的那个倒霉工作。”

“是的，她真是……”斯旺森还没从安吉娅死亡消息的震惊中缓过气来。在他所处理的案子中，这是件头等大事，他的证人被杀死还是第一次。每次都有人死去：一位被咖啡壶打伤的老头活着，证明了攻击者，但却在审判前又矢口否认了。一位纵火案中的受害者在他去吃午饭时被卡车撞了。一对老年夫妇的银首饰和一生积累的东西，被抢后两周，这对夫妇就因心力衰竭死去。

但安吉娅的情况不同，他事先采取了预防措施，用了新名字，新住址把她藏了起来。在办公室里只有极少的几个人知道她是谁，她在干什么。在加州地区律师和法官的许多报告中，她是作为知情人出现的，十分可靠的知情人，但是保密的。

这也是他得意的一着，他无法相信他的证人能够被绑架，被杀死。

“这些家伙是什么人？”斯旺森问。他和威里克在警察局谋杀处的办公室里。这里挤满了办公桌和打字机，记事板

上爬满了苍蝇和张贴的招工广告。三个侦探在大声打着电话，打字机的咔咔声盖过了他们的声音，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斯旺森提高了嗓门。

威里克指着他们身后的门说：“我这里关了两个家伙，大厅里藏了一个。”

“他们是谁？要带到玛利娅那里去吗？”

“是麦克斯威尔，我同那家伙赌，他得了个第二，我在他身上做了漂亮的纹身记号，他可能参与了抢劫，他准备同我们谈谈。”“另一个人怎么样？”

“那是拉斯特·纳劳克，我敢说他是个哑吧，一言不发，没有一点声音，就是坐在那里，双手抱在胸前。”

斯旺森只穿瘦窄的白色衬衫和上面有草屑的脏短裤，外面加一件老式的花呢长衫，但春天的晚上，他的皮肤还是起鸡皮疙瘩。每当斯旺森同家人在一起，同孩子在一起玩足球游戏，总有坏消息来干扰。游戏正玩了一半，腰上别的灰色小盒子就叫起来。肯定是有事发生了，腰上的小呼叫机一般情况下不叫他，除非圣玛利亚市出事了。

从他的办公室到区律师事务所的三楼有5分钟的路程，沿着通向城里的大路两边种满了树，警察局就在这些楼群里。

“他们不要律师，对吗？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吗？”

威里克冲着斯旺森摇摇头，又猛地停下，唯恐假发套掉下来。“纳劳克不会说什么的，达弗森还能交待点东西。但我还没听到什么特别的话，我告诉他们该怎么办了，并且给了审讯他们的人一些权力。”

“我正在祈祷，”斯旺森把手指交叉在一起，“看看那个？请那两个家伙把赫克托的尸体给我，我求他们了。让那

些混帐的联邦调查局的家伙从这件案子里滚开。”

“说得好！”威里克说。

“好吧，让我们看看另一个吧。”斯旺森搓着手，朝接待室走来。

威里克拿出一大把钥匙链，打开接待室的房门。门上面，红灯亮着，显示房间正在使用。斯旺森跟着他走进去。

斯旺森尽力不显露出紧张的情绪。他是个脾气暴躁的男人，但常常表现出沉着和自信的样子。他的黑头发同苍白的脸形成很大的反差。跟在威里克后面走，他新近做的假发套戴在头上显得很神气。威里克穿了件皮衣，运动式的。他刚进城工作时，还是满头金发，但剪成军人式的短发。由于从警官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城市的大机关工作，使得这位中年的侦探显出一种沉着老练的神态。在斯旺森看来，他相当瘦。

许多年以来，他和威里克各自处理过许多案子，却很少有机会在一起，这个案子让他们凑到一起了。事实上，是赫克托这个罪犯逼着他们走到这里了，而不是案子本身。

这是一间小房子，四周镶着纤维板隔住了外界的声响。里面坐着几位侦探。

“这是侦探事务所。”威里克对那个犯人说。犯人看着斯旺森，突然大笑起来。

“有什么可笑的？”斯旺森坐下来问。

“没什么可笑的。”这人止住笑说。

“那你为什么笑？”

“我感到紧张时总是笑，我现在有点紧张。”他露出牙齿又笑了起来。侦探萨克尔招呼他们过去。

斯旺森感到腿有点冷，用手揉搓着，“你就是麦克斯威

尔吧？”

这男人点点头。他左眼上蒙着一小块纱布，斯旺森看见了几道疤痕，他那双有伤疤的手烦躁地敲着桌子，“是的，就是我。”

“他的衬衫怎么搞得？”斯旺森问威里克。

“你的衬衫怎么搞的？”威里克问马克斯。马克斯不安地扭动着身体，紧张地望着萨克尔，“我吹了风。”他接连打了两次嗝，强迫自己闭住嘴，用鼻子作深呼吸。

“马克斯和我都不同意他是偶然钻进那辆有三个人挤在一起的车子里。他的卡车里有一具女人尸体。”萨克尔说。

通常，斯旺森总要提出疑问，即使他不问什么，在特别调查局这样疯狂的机构里，他可能会为了出售可乐饮料去调查市长助理，还会去调查用一发子弹杀了向警察开了四枪的在逃抢劫嫌疑犯。威里克感到在他周围的警察都十分敏感。他有可能被那些警察监视，但威里克不在乎。

斯旺森不喜欢这样的审讯，因为事情被这群疯子弄乱了，安吉娅一死，审讯就没意义了。

安吉娅是信任他的，听从了他的劝说，从洛杉矶搬到圣玛利亚来，以为可以永远逃避那个赫克托·蒙利纳了。斯旺森还掌握一名接近赫克托和安吉娅的杀手，他可以提供证据，现在应该把他保护起来，协助联邦调查局抓获他过去的同伙，不然他们还在犯罪。不能让赫克托知道这个保护计划，因为那桩谋杀案还要继续调查。安吉娅同赫克托离婚就是为了让她的女儿得到监护成为自由和清白的人。

“坐在桌边的马克斯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证据说明斯旺森干得还不够漂亮。斯旺森认为人们信任他是因为他在这个行道里有能力有天分，就像打网球或弹钢琴，你仔细琢磨自己

掌握的这门技巧，发现干得还不错。他发现自己有天才，还是在那年夏天老头子的汽车商行里。20年前，在萨特和贝尼提克市的交界处，斯旺森·庞迪克，他的父亲，一个很吝啬的老头，后来被迫接受了儿子的经营方式。开始老头说，我同他是油和水，却还要在一起干活。一个大喊大叫的老暴君和一个低声细语，有耐心，有头脑，工作严谨的儿子合起来汽车生意就做成了，车卖出去了。

他开口时忽略了萨克尔的存在，“你需要一名律师吗？”他问马克斯。

“我们可以谈谈条件。在我们之间有些事我可以告诉你，但你要作出回答，愿意合作吗？”

“只有一秒钟，马克斯。”威里克坐在斯旺森对面，他拿出速记本，从衬衣口袋里抽出一支钢笔。“现在你知道你的同谋已经被捕入狱了吗？我们从你的汽车里搜出两支枪，我们知道那车是偷来的，还发现车里有一具女尸，是你们其中一个人开枪打死的，从你的口袋里搜出了那个女人的钱包。”他从自己的裤兜里掏出一个小巧的红色钱包递给斯旺森。

“我愿意合作，”马克斯说，他焦虑不安的眼神在斯旺森和威里克之间转来转去，“我愿意为你们效力。请给我一次机会，我可以的。”

小钱包折叠着放在斯旺森的手里。那张驾驶证上睁着大眼的照片死死地盯着他，过去安吉娅那天真活泼的形象再也没有了。她曾是那样自信，坚强又有独立的性格，她曾不理睬一切接头暗号径直来找他。驾驶执照上还是她结婚时的名字，安吉利卡·蒙丽娜，还有洛杉矶的地址。斯旺森想，是我害了你，请宽恕我。